

BIC 从法国巴黎来电

那个夏日午后，我决定上山去。

城里的气温已经达到摄氏42度。沙特卡拉布里亚在提醒我们沙漠的热是什么滋味。我们还没被接纳进OPEC，意大利仍不肯放我们走，而布鲁塞尔每天都递来一张不同的账单，每一张都要求新的牺牲。

我忍不住回想自己是怎么度过这些日子的，想到最近接连发生的事，不禁笑了；我想到，在故事里、在思绪里、在重读手机里存着的那些消息时，人性可以多么脆弱。

法国BIC的整个董事会离开我的城市才不过几天。Chanel随后不久也走了，不到二十四小时，她就在Telegram上给我发来一条消息。

上面写着：

“酒店里那位女士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了我。女人之间总会互相行些这样的小方便。见到你我真的很高兴，我也很欣赏你没有做大多数男人通常会做的事。你留意的是我的头脑，而不只是我的身体。

但作为一个女人，说句实话，我相信这不是结束。这不是承诺；它远不止于此。而女人从不放弃不可能的事。

回头聊。

吻你，

Chanel。”

我正要收起手机、消失在大自然里，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。

国家代码还是老样子。

+33。法国。

Chanel想和我通话。

我没有马上接。

事实上，直到她第四次打来我才接，每一通电话都几乎恰好在上一通之后五分钟打来。

我想弄清这件事到底有多紧急、多重要，而这是唯一能让我准确衡量它的策略。

这是Gillette母亲教给我的秘诀之一。

永远不要把自己全部的时间都交出去。

不要让自己太容易被找到。

让自己成为有价值的东西，几乎是一件珍贵的物品。

只有这样，你的价值才会增加，人们也才会以应有的方式看待你。

终于，该接电话的时刻到了。

她听上去很恼火，劈头就问我消失到哪里去了。

事情很重要。

事情很紧急。

我们需要再见一次面。

但这一次，她说，将是最高层级的会面。

“是谁？”我问，“梵蒂冈的教宗？”

“不是，”她笑着回答，“你总是老样子。”

这句话几乎暗示着，她已经开始了解我了。

接着她继续说道。

“持有BIC最大股份的那个家族想见你。说来奇怪，连我都觉得奇怪：她们全是女人。没有男人。”

“你会来巴黎吗？”

“我得看看现成的骆驼要多少钱，”我回答，“再说，你知道我过得很节俭。”

“我就知道你会来，只为一个理由，”她答道。

“读你的书时，我发现你从不对女人说不。这关乎优雅、风格和格调。任何读过你作品的人都能看出来。”

“请别让我脸红，”我说，“尤其是在电话里你根本看不到。那你到底希望我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随你什么时候。不需要预约。她们会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见你。你想喝什么都可以点。”

“我安排一下，很快告诉你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电话挂断后，我想了很久。

然而，没有任何念头能触及那些非凡女人的即兴之中所蕴含的现实。

Ferdinando